

“匠人”在日文中寫成“職人”。作為匠人最典型的氣質，是對自己的手藝，擁有一種近似于自負的自尊心，並為此不厭其煩、不惜代價，但求做到精益求精，完美再完美。

例如日本著名的建築家安藤忠雄，在設計建築東京的“表參道之丘”時，曾與日本著名的建築公司“大林組”合作。安藤忠雄設計的“表參道之丘”全長280米，在“表參道之丘”接近完工時，“大林組”的施工人員對安藤忠雄說：“全長280米，分毫不差。”

安藤回答說：“沒關係，相差個5厘米10厘米的，完全沒問題。”

“大林組”的人當即正色回答安藤道：“那可不行！不能有絲毫偏差，這是身為技術人員的自尊心。”

不僅是建築現場的施工人員，就是負責建築設計的安藤忠雄本人，也是極具“匠人氣質”的建築家。

安藤忠雄成名之後，某次接受日本媒體採訪，談到他每次接到客戶的設計任務情形。說自己從早到晚，除了思考設計方案，腦子裏就再也容不下其他任何事。于是主持人便笑著問：“您一定是想要將‘建築家?安藤忠雄’的所有的一切，都要具體化地體現在自己的建築作品中吧。是不是甚至恨不得連建築門牌上都要寫上‘安藤忠雄’幾個字才好？”

結果安藤忠雄答：“不，我覺得我設計的所有建築，都是屬於我自己的所有物，只不過暫時性借給客戶使用一下而已。”

或許正是源于這樣的一種極其自負的“匠人式”追求吧，從未接受過正規科班教育的安藤忠雄，才能從無名小卒，成長為世界級的建築家。

### 對用于小馬達上的一個小零件，檢測試驗達37項

“匠人氣質”不僅僅體現在日本的技術人員或設計師身上，就是在普通日本公司的職員、甚至一般日本商社的商務人士身上，也一樣可以看得到。

幾年前，我曾在名古屋的一家國際貿易公司工作。有一年，這家貿易公司接到了本田公司這樣的大客戶的一筆訂單：為本田公司未來三年

內，準備在全球同步上市的一款新車，生產使用于自動車門上的一只小馬達。

不錯，僅僅只是生產一輛新款本田車上的微不足道的一只小馬達而已。但負責這個業務項目的部長，卻如臨大敵。他們將這筆訂單的生產任務，交給了中國廣東的一家合作工廠去做。為了保證這只小馬達的品質，特意以千萬年薪的高薪聘請了一位日本電機專家，每周往返于中國和日本之間，負責品質管理監督。

對於這只小馬達的品質管理，嚴格到什麼程度呢？舉個例子說，僅僅使用在這個小馬達上的一個小零件，就要進行耐塵耐水耐熱耐寒耐撬耐震等等大大小小共 37 項檢測試驗，而為了說明這些試驗項目的檢測要求和性能，規格書整整寫了 46 頁紙。

盡管如此，第一批 3000 個馬達生產出來，通過出廠檢測，貼上了“合格”標籤並運送到日本之後，卻被查出有 7 個不合格。部長這下發急了，親自領著電機專家趕到廣東的工廠，通宵達旦地連夜檢查問題出在哪兒，但卻沒查出來。而中方的所有檢測記錄都表示，這批馬達是合格出廠的。

怎麼辦呢？這位日本部長，最後想出了一個讓人差點暈倒的“笨辦法”。

在接下來的幾批馬達再次“合格”出廠後，部長將在工廠負責出廠品質檢測的 25 名中國員工，跟隨每批馬達一起，如數集體邀請到日本來（費用由日方出）。然後讓同樣的一批人，對運送到日本的“合格品”馬達，以相同的方式，在日本再進行一次同樣的復查。復查之後，再由日方最終檢驗，以確保質量萬無一失。

就用這樣的方式，這筆本田公司的馬達生產項目，最後當然是圓滿地完成了任務，但也被貿易公司的部長活生生弄成了一筆只賠不賺的生意，因為所花的成本代價實在太大了！

盡管貼錢賠本到了有些勞民傷財的感覺，但這家國際貿易公司的部長，卻不僅沒被降職，反而得到公司上下的一致讚賞。最後還得到了升遷。在我離開那家公司時，部長已經從國際業務部的部長，提升為整個名古屋分公司的負責人了。

**“匠人氣質” 培養于童年**

何止是日本公司，實際上日本人的“匠人氣質”，是從童年時代就開始被培養的。舉個最身邊的例子，我家小學生去上學，光是鞋子就得每天準備三雙：一雙運動鞋，用來穿在腳上；一雙白色布鞋，用來進學校玄關的時候更換入室（日本的小學進教室前都得換上室內專用鞋）；此外還得另準備一雙體操鞋，這雙體操鞋是在室內體操場裏上體育課時專用的。

除了鞋子，還有配套的衣服：體育課使用的體操服和體操帽；游泳課使用的游泳套裝（包括游泳帽、游泳衣、潛水眼鏡、大浴巾等）；繪畫課要用繪畫課專用的顏料套裝；裁縫課得用裁縫課專用的裁縫套盒；打掃廁所必須用專用的長雨靴；即使中午在學校吃餐午飯，也要準備白色午餐帽和白布飯兜……總之，每個周一去學校，都得大包小包拎上一大堆，弄得跟搬家似的。

這種從小對日常用品的細分與歸類，培養出來的是成人之後對自身所從事的職業的講究。

例如說拉面店，我們中國人開拉面店，煮面的師傅通常穿件破了洞的老頭衫就可以上陣煮面了，但日本拉面店的師傅卻不行。他們得穿上拉面店定做的衣服，衣服上還得大大地寫上“拉面”二字，再在頭上扎一條顯得極帥的頭巾——先將煮拉面的派頭和架勢準備好了，然後才滿臉虔誠地開始煮面。拉面煮好，上面還要一絲不苟地擺放上半片雞蛋、一枚海苔，然後再將若幹枚叉燒肉精緻地在面條上圍出“一朵花”——好了，一碗拉面端到客人面前時，那已經不叫“拉面”，而叫“作品”了。

連一碗拉面都煮得像“作品”，也由此可見，為什麼在日本，手藝有高低，而職業卻無貴賤了——因為無論你是拉面店師傅或豆腐店老板，還是頂尖級文豪或世界級設計師，除了身份的“外殼”不同，其內在的核心氣質都是一樣的：大家都是“匠人”。

文豪為自己流芳百世的作品而驕傲，豆腐店老板也一樣為自己的百年老店而自豪——因為那白白胖胖一枚又一枚的，那不是“豆腐”，那全是“作品”。在日本，對於一個行業的頂級人物，從不稱其為“大師”，而是稱其為“巨匠”。一個“匠”字，簡直入了日本人的骨髓。

（唐辛子）來源：羊城晚